

# 冊十五

## 繪芳錄

### 第一回

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西冷野樵著



書名 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  
 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冊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編號 D8665200

暇日無事徧閱諸家說部如西廂還魂長生琵琶等書寫得淋漓盡致  
 無非一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來多少英雄總不能於  
 情脫身即人生五倫之樂皆可言情出身仕國魚水之情居家事親色  
 笑之情昆弟聯隸萼之情夫婦篤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贈之情推之於  
 日月四時虫魚花鳥目見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皆足怡我性悅我  
 情吁嗟乎情之正者或不然秦樓楚館日逐狹邪白首爭盟黃金  
 買笑得得一知己兩兩情濃生死不易若者雖非情之正亦情之鍾  
 也其惟爾朝暮陽台沉酣雲雨則謂之淫所謂情者非人人共喻之情  
 惟爾者斯得之情宣諸口而不能蘊於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癢  
 情斯者然而非什百庸衆之流所能夢及何也緣情以文生文以  
 情副觀者大魁首始識情真仕女班頭方臻情妙或以余言為誑者盍  
 觀昔工咏琴操通禪憐人小小湖前墓石猶存不語真真畫裏

繪芳錄  
 第一回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4309-11  
(15)

双紅堂  
小説  
65(15)



科3047



繪芳錄

第七十一回

鬧新聞兼連舊案

寬直法姑置輕刑

西冷野樵著

話說華榮自騙了陳鳳鳴兄弟五百銀子到手歡喜非凡道今番這場買賣倒還順利也是我的運氣若不遇見負家問明細底亦是枉然但可惜那一千五百兩是不得到手了這兩日皆在城外船上未敢進城打聽得學院復過了試並沒有動靜心內狠為慌記趁着晚間混進了城遮遮掩掩來至學院衙前見照壁牆上高高貼着簇新的榜示看到第五名文生正是陳鳳岐名字華榮好生喜悅暗忖道該應是我的財爻若就這麼開船去了豈非便宜了他兄弟此時毫不怕人遂理正氣旺的來尋鳳岐兌那未付的銀兩到了書房先向鳳岐道負鳳岐亦再三稱謝不盡華榮即問到鳳鳴何處去了鳳岐道家兄正因閣下之事晚間去會個朋友尚未回來日前承蒙雅愛又蒙賀二爺從中照應理當早早如數措齊待閣下來取實不相瞞寒舍那裏有一項巨款放在家內昨日同個至好朋友相商約定今晚說話所以家兄忙着去尋他

繪芳錄

第七十一回

一



大約總要二更以後方可回來請你閣下先回衙門明日一准午後愚兄弟在家奉待斷然如數兌交決無他說但請放心並望代爲致意賀二爺聲在鳳岐這番話亦係盡情盡理人總可行無如華榮自知這件事是個撞騙買賣刻不容緩又疑到鳳鳴兄弟莫非有了風聞故意和他扭難不如爽性再詐他一詐看是何光景便摺下臉來冷笑了聲道好大件事還要左一躺兒右一躺兒前來請安麼你兄弟買了便宜不覺得若是別人在前五名內尙要加倍呢原是成全你的這幾個錢兒還不够我與賀二爺零用你如不愿意爽性說一聲兒我就走開斷不致粘半句牙兒討你笑話說着又在桌上使勁拍了一下道我們抬舉人的別要認錯了既有手段成全人亦有手段弄人的巧兒不要胡塗罷在閣王老子面前尙欠得下鬼債麼華榮一面發作一面卽口中夾七夾八的亂罵可憐陳鳳岐被他罵的滿面通紅惟有一旁連連施禮道閣下休得如此愚兄弟土居在此數十餘年難不成爲這件事今夜逃走麼實因一時措備不及有累閣下再待一夜工夫明日定然奉上若說我們生心圖賴更無此理青天在上若存此心者卽非人類彼此

正在書房計較却好走進兩個人來也是華榮該數晦氣碰見這兩個對頭星君來者是誰却是陳鳳岐同案新進的好友正走到門前聽得有人在內拌嘴急忙進來見一個不相識的人在那裏拍桌敲台的叫罵鳳岐又陪禮不迭未知何故同聲問道鳳兄爲甚麼事件說出來大家排解排解鳳岐抬頭見是同案的朋友益發難過不免臉上一紅一白滿口支吾恨不得推了他們出去生恐華榮說出真情惹人輕薄他兩人素昔知道鳳岐口鈍也不介意卽走過來詢問華榮忽見陳家的家丁上來道請兩位爺這裏來說話原來鳳鳴躲在書房旁廂聽他們動靜又見華榮發作鳳岐拙口鈍腮的對答不上甚爲懊悔道我不該避他反討他沒趣若是我在外邊不致如此此時反進退兩難又見他兩人去問華榮忙着叫家丁請他們到後面坐定將細情由頭至尾說了一遍他兩人方纔明白便齊聲道這却何妨待我們開發那姓華的去一齊仍到書房向華榮道適纔之事我等盡知此事雖蒙閣下與賀二爺盛情亦要陳鳳兄的文章合了學院大人的格式方有指望相巧今番題目皆是鳳兄以前作過之文憑公而論文居一半力居一半不



怕老兄見怪謝費也只好一半了就是開到學院大人面前他抄的窓課並非陳文亦沒有罪過在我們愚見老兄不如留點交情好待日後相見罷華榮見他兩人語言鋒利亦想借此收場即如一半還派我五百呢但是一時怎生掉轉口來便硬着頭皮道你們是甚麼人硬來作主麼想必是陳家兄弟居心圖賴先請了你們來幫襯說話的好在我先已說明只要他兄弟歡聲不給就算了再累他的步同我到衙門一走當面回聲我們的賀二爺不然姓賀的還要疑我欺了他呢那兩人未待華榮說完即連聲說好道鳳兄就陪他到衙門裏去我們也一同隨往倒要見姓賀的是什麼三頭六臂難不成學院大人叫他出來受賄麼說着卽一疊聲的叫走不由華榮做主扯了往外卽行鳳岐亦只得跟了出來華榮此時欲罷不能心內却十分着急明知鬧出來於自家有碍外面却不便形於顏色那麼一來他們分外不放我走了亦起身故作咆哮道反了反了天下那裏有這般不講情理的人要走就走你們若不面見學院也不成漢子遂一齊直奔門前鳳鳴起先原欲請這兩人做個排解忽然他們又鬧了起來更加着急蹙足道該死該死

不善於調停就罷了怎麼夾在內裏來鬧岔頭急急隨後趕出高聲道諸位請回從長計較不可爲我家的事反傷了你們和氣華榮聽得有人招呼意在借此下台停住腳步鳳鳴趕到再四勸說衆人正在大門前喧嚷適值連兒同一個家丁走過連兒見一家門內多少人拌嘴舉燈一照見是華榮便道華二哥因何在幹啣氣爲什麼呢華榮見是連兒不由心愧臉口答道賀二哥你不知道他們要同我去尋你們衙門裏賀二爺去呢連兒聽了失笑道怎麼說見了我尋我做什麼人衆聞說方知來的卽是賀姓鳳鳴趨衆上前扯住連兒道尊駕是賀二爺麼請進來好說話連兒尙未答言那同來的家丁仔細將華榮一認不禁怒從心起不分皂白將華榮一把抓住大罵道你這混帳的忘人崽子我只當你遠走高飛再不見人了不意天網恢恢猶在這裏碰見了你你騙姓劉的銀兩也罷了累得我們挨足了罵還要送官處治至今提起猶覺寒心華榮被那人罵的目瞪口呆一言不發惟淨着要走連兒忙走過來道怎麼王二哥與華二哥爲難真令人不解那家丁道賀二太爺你知道他是誰他是嚴嗣陵呀在南京城裏假充順天府尹嚴大



人的金子騙了我們舊主兒劉蘊六七十兩銀子去彼時小弟正在劉府因他這件事我們同夥八九個人幾乎沒得過身你想可恨不恨麼他而今竟敢公然在這地方出頭露面又不知想騙誰了亦是我們舊主兒做鬼有靈遣他碰見我的連兒聽說恍然大悟即轉身問鳳鳴道你家因什麼事呢此時鳳鳴人衆多聽款了見連兒問他忙將前後各情細說出來把連兒直氣的跳了起來道還了得麼他騙陳家銀兩又拖累我在裏面這個風聲傳說到我們主兒耳內那纔是生一百張嘴沒想分辯得清真正我做夢也料不到原來他和我百般親熱是想要我命的又對人衆道你們在地的地人却一個都不能走開我去回明學院大夥兒總不受累你們放他走脫就同你們要人說着忽忽而去此時人衆盡皆徹底了然又問了那家丁的原由無不唾罵華榮忽見連兒帶着數名戈什哈進來連兒指着華榮道他是要犯其餘均是見証總帶了去候大人發落戈什哈齊聲應答即將華榮鎖起帶着人衆一齊向學院衙門連兒先到裏面回明伯青道可取我的名帖並一千人証送到府裏去請馮大人從重根究切勿稍寬你也是案中人數要在

那裏伺候的連兒應了聲退下遂持着伯青名帖仍叫戈什哈帶着人衆直奔府前府裏見是學院大人處發來的人犯不敢怠緩急忙進內稟報二郎正坐在內簽押房檢點日間公事忽聞伯青打發連兒親來還有一千人証知道出了大事叫先喚賀二爺入內連兒上前請了安一旁站立將前後細情一一稟明二郎點頭道你在外邊伺候着罷即命傳話升坐晚堂少頃二堂上燈燭點齊全班書役俱到二郎升了公座先吩咐帶祝大人家丁賀連陞連兒上堂跪下仍照適纔的情節回了一遍二郎命跪在一旁叫帶陳鳳鳴兄弟與那兩人上來一一問過又帶上那家丁細問那家丁道小的名叫王貴數年前曾在南京劉府服役即來了這巖嗣陵如何誑騙如何脫逃後來劉蘊得了瘋病小的纔到杭州來的因冷桓冷大人是小的舊主特來投奔目下家主升了臬司差小的到湖州來見學院大人投遞書函今晚與他家賀二爺出去喫酒路遇巖嗣陵在陳家吵鬧又改名叫做什麼華榮小的一時想起舊主劉蘊受他坑害送命纔上前抓他的要求大人作主替舊主雪恨二郎聽畢亦點點頭道你倒狠有良心還記得舊時主人吩咐暫退



卽叫帶華榮上堂二郎笑問道如今不做順天府尹公子又來充學院大人的親隨你倒狠會變着法兒騙人你究竟姓甚麼叫什麼名字從直說來免得吃苦華榮見前後事情均皆敗露又有這一千人質住了他料難抵賴便嘆了口氣道不勞大人用刑小的直供就是了小的本姓嚴叫個嚴華榮河南人自幼父母雙亡流落京中投身在東府裏一年有餘去去嚴字單叫華榮蒙王爺恩典頗爲調劑手內有了錢鈔無三朋四友終日遊蕩結識了個姓溫的是山西省人慣會燒煉假銀遍遊天下他因頭臉太熟生恐被人識破卽將此法傳授小的不合一時胡塗信他愚惑卽辭了東府差使一夥兒有十餘人來到南京裝着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少爺恰好碰見劉蘊也是他命該晦氣騙了他五千多兩銀子後來陸續又往江西湖廣等處騙得若干今番來到此地並不敢冒充學院大人的家丁因陳鳳岐在茶舍內說出心事小的見他有些傻氣故意欺他是實他兄弟卽相信不疑先兌了五百銀子交與小的面允事成全數兌清不意他竟進了出來據說他是抄的陳文大人明見人心是不足的今晚小的到他家內想詐那一千五百銀子

是有的若說賀二爺小的本不認識日前在茶舍內會過兩次並未同謀要求大人格外施恩姑念小的只騙了他五百銀子亦是他心服情願二郎聽完搖頭道你這奴才還了得麼省城之中居然任意誑騙毫無忌憚你那些同夥的人呢華榮道總在城外船上住着他們一總都沒有進過城此事皆是小的一人的勾當二郎吩咐畫了供又將鳳岐叫上細問他如何抄錄陳文鳳岐道文生所抄並非陳文實是從前作過的怨謀大人若不相信請大人吊取文生的原本閱看二郎道你們總靜候學院大人發落碰你們的造化遂命原差將一千人証管押吩咐連兒與冷府來的土貴均回衙門次早二郎坐轎來見學院伯青在衙內早經得信又有連兒回來稟明審問原由今聞二郎前來卽忙請見二郎見面請了安一旁坐定伯青道可不是笑話外面鬧出這麼大的新聞我尚不知怎麼又有連兒夾在裏面這奴才而今非比以前竟萬不能交代他的重任了也不知封鎖衙門關係不小他總司稽查尤非小故竟敢和人家杯酒往還以致華榮冒充我處家丁舞弊賣法推原其故總是連兒不好再則陳鳳岐不思以自己學問求取功名反勾



結華榮行險微倖亦是個素不安分的人前日我看他所作文字尚然通順既有如此筆下何以又求別人的規程我恐其中尚有鎗替等情要煩貴府切實根追務要水落石出我這裏一面行文學官將鳳岐即行斥革連兒亦有應得之咎總望從公辦理專候貴府詳上來好歸案這宗案情與我關防大有干碍只好自行檢舉請旨發落二郎聽伯青說完起身復又請安道此事尚求大人成全卑府猶有下情細稟請大人借一步說話伯青亦起身道甚好我們正要商量着如何辦法便邀着二郎來至內書房坐下家人獻了茶一概退出二郎道伯青你可知陳鳳岐與小儒是一族麼伯青道我怎麼知道呢楚卿何以曉得二郎遂將前後細情一一說明又說到鳳岐是碰見密謀並非抄襲陳文情尚可原二則如斥革了他未免使小儒等人難過我們不知細底就罷了但將華榮從重究辦他在堂上供有同謀多人我總沒有查辦這件事若認真辦起來你亦有處分不若這麼就湯捲餅的最好交代我去辦包你不錯連兒這孩子亦由心地老實纔受了華榮的欺騙實在沒有別的心腸你倒不要過於委曲他不過辦事粗心些兒警戒他下

次就是了伯青聞說半晌無言方道陳鳳岐未免便宜他了一頓你這麼辦罷切切要辦得妥當爲上即當着二郎將連兒叫上痛罵了一頓連兒自知不是跪在地下惟有碰頭口稱該死而已二郎又勸解了半回伯青方喝退連兒留住二郎吃了午飯二郎方回衙門隨即升堂將鳳鳴兄弟切實申飭了一番此時鳳岐已知學院大人要斥革他的功名幸賴府尊再四求情方免心內着實感激二郎不盡所有一千人証概行釋放華榮所供同夥多人施恩一概免究只將華榮當堂重責四十大板發縣永遠囚禁二郎發落已畢即備文申詳上來伯青見了亦無話說過了數日湖州府屬考畢即起馬接考紹寧等處單說華榮的一班同夥即有溫家內在城外得了消息聞華榮被府裏拿去審出實供必然要扳累到他們身上急將船上餘貨及細軟等物人衆瓜分各逃生命遙想這干人天地亦不能容無非遲早些兒總要報應再說華榮在府堂上打得皮開肉綻寸步難行又上了全身刑具永遠囚禁到了縣裏身畔分文俱無那裏來的使用終日半飢半飽棒瘡又十分沉重不上一月工夫早嗚呼哀哉死於禁所管禁的忙稟知縣官下



來相驗過了卽拖出掩埋此乃騙人的收棺結局亦是他自作自受想上年在南京拐騙了劉蘊將一座堂堂的劉相府弄得瓦散冰消瘋的瘋了走的走了後來劉蘊成了餓李還虧小儒垂念舊情備棺埋葬雖說是劉蘊的報應亦由華榮所害故而今番華榮亦死於官法足見報應昭彰絲毫不爽二郎自辦過此案想到陳鳳岐是小儒一家我代他百般周旋小儒那裏知道再則上年南京城內無人不知嚴嗣陵騙了劉蘊銀兩提起來皆要唾罵真正順天府尹嚴有壬那老頭兒是那裏來的晦氣平空的弄出一個冒名兒子惹得人人罵他教子不嚴我不如寫封書函寄與小儒既可表明我代鳳岐一番美意又可代嚴老頭兒分辯清白想定主見卽回後堂說知小黛却值小黛前月得了一子取名馮增叫進一名家丁來吩咐他明日卽動身到南京陳大人處投遞須要守候回書再回來銷差又賞了路費家丁接了書函等件下來自去料理來日一早起行未知陳小儒等人接到二郎來函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七十二回

西冷野樵著

俏細君深幸產麟兒

薄命妾增光空鳳詰

却說陳小儒自伯青二郎動身去後惟日與王蘭梅仙五官等人盤桓梅仙又有祝府內的事務在身到忙的時節每月倒有半月在祝府居住小儒只有暇時和王蘭清談或到叢桂山庄看五官作畫晚間回後多在方夫人房內閒話半回方夫人見紅雯如今各事謙和究竟是多年主婢早將前情丟開蘭姑見方夫人如此分外無話凡小儒到他房內他總再三勸小儒到紅雯房中去小儒自去歲在留春館前竊聽紅雯對月訴苦後又重新憐惜他起來現在紅雯已有了七個月身孕漸漸疎懶怕動蘭姑回明了方夫人分付外面傳進成衣縫做小兒各式衣物方夫人又親至紅雯房中來過幾次叫他早晚不必出來請安均宜保養胎氣要緊只要生下一男半女你就終身有靠蘭姑洛珠更不必說替換着在他房內和他說笑解悶光陰迅速早已新秋天氣尚熱一夕小儒與紅雯在院落內乘涼偶然說到雙喜的話紅雯不禁觸起



舊情止不住傷心淚下小儒忙用手帕代他拭淚道你又發痴了雙喜  
此刻嫁了阿瑤他們一夫一婦很快活呢那裏還記得起你這主兒你  
又何苦來因他傷心上年那四盞水玻璃燈點起來又明亮又無蚊虫  
今年沒見你叫點過明兒取出來點着倒狼有趣小儒又挨進身旁道  
此時該有露水別要今夜多坐一刻早間又叫渾身痛了進房去罷不  
意紅雲益發嗚嗚咽咽起來道你不要和我七答八答的歪纏想我自  
幼伏伺太太蒙太太十分優待後來收了房又蒙你格外體恤我自問  
猶有甚麼不足之處在麼我大不該要想在這府中出人頭地施展手  
段又被雙喜那浪貨鬧出事來累得我幾次三番受太太訓斥合府人  
等沒一個不笑話我而今雙喜倒嫁了阿瑤既遂了他們心愿又離了  
這府內隨人怎麼說笑也傳不到他們耳朵內惟有我這苦命除死方  
休現在饒不着還有人背地裏論長道短你當我不知道麼最傷心是  
雙喜去後換了六兒同這個老媽媽來一切呼應不靈他們欺我失勢  
也還罷了你這位爺也同我冷落落下來人見你冷落格外欺我你也是  
顆人心總要自家想想人到失勢的時候不是好意的無非走錯了一

步路自家心中未常不自怨自悔譬如一件東西既爬到高枝上又跌  
了下來可好受麼若果真是我的知己就該體貼出失勢的人的衷曲  
須當變着方法兒替他慰解那失勢的人不知怎生感激呢太太教訓  
我是不敢恨的原是我做錯了又惹太太生氣可知起先太太最疼我  
的就是親生女兒有了過犯父母也要教訓我把太太當着親生父母  
心內也沒有事了可恨你平空的和我別氣連我這房裏多懶得來了  
我只問你一句話我可曾做出些什麼來不過沒有防範着雙喜這是  
我的錯處你沒見人家三房五房小婆子終日養着漢子正主兒一絲  
兒總不曉得還將他們當寶貝似的看待呢那裏知道絕大的一頂綠  
頭巾早經帶上了我沒有負累了你饒不着你尙同我生氣倘然做出  
一半點子係事來還想在這府裏爲人麼久經倒要問成剛罪了這府  
裏上下人等只有毒姨奶奶是個好人他最知人的甘苦一天倒有大  
半天在我房裏又背後勸我多少說人在世人走錯不得路明明錯了  
一半步兒人家就說離開十丈了你切不可過於傷悲日久總要見人  
心的卽如我到京裏去若不是我主意拿得定竟被他們端下頭去還



能過日子麼再不然有點什麼錯事益發要受他們作踐了我聽了他這番話纔心內好受了些我難道不如聶姨奶奶麼不過自家不大謹慎因雙喜的這件事帶累下來你今日還要提什麼雙喜單喜我從今也知道爺的心是鐵的爺的耳朵是棉花做的我若不因肚內有個冤家猶痴心妄想生下個男孩子來日後好代苦命的生母掙口氣我已不在世問了說着便掩面悲啼淚如泉湧小儒被紅雯一番話說的滿面緋紅再見他哭得淚人一般好似帶雨海棠臨風欲折便陪着笑道我原是同你閒談的怎麼倒引起你的愁煩我從此再不提雙喜兩個字也沒的說了若說我同你別氣不來保你真正冤屈彼時太太正在盛怒之際連奶奶從旁勸說總要碰下釘子來可想我更不能代你分割若是常到你房裏去太太必然又有話說那倒不是來替你寬慰倒是代你紮緊箍兒了太太平日爲人你該盡知沒有氣的時節什麼兒都好說一生了氣饒你說破舌頭他總不信再要逆了他可以一世解不開呢而今太太待你又好了我亦未嘗和你不好你今兒這些話也怪不得你說未免其中有些過於冤枉我的所在也不須說了總是

我不好不該心是鐵的耳朵是棉花的從此棉花做心鐵做耳朵可好不好說着立起深深打了一躬又認了無數不是紅雯方慢慢止住悲聲掉轉身望着小儒狠狠的瞅了一眼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推開小儒道你不用和我假意虛情的了沒見我身上小衫總汗濕了半邊此刻心內怪熱的受不得小儒忙道叫六兒取盆水來你澆抹着罷好涼一會兒睡去紅雯點點頭六兒早取了水來伏伺紅雯將上身衣服解開澆抹了一番又替他通了頭挽起雲髻六兒復轉身取柄蕉扇立在紅雯身後輕輕的搨了幾下紅雯便分付六兒去睡自己亦起身進房小儒待他睡下方纔安息將至四更天氣紅雯一覺睡醒不禁失聲叫痛驚醒小儒忙坐起身詢問紅雯道我此時腹中猶如刀絞一般多分冤家要離身了你叫六兒起來小儒趕着披衣下床開了門先將六兒叫起進房來伺候隨即忽忽的開了耳門到方夫人這邊說知此事方夫人聞說亦急急的起身道你別要在這裏發戩快到外邊分付喚穩婆去一語攙醒小儒也不要人跟隨自己取了手燈飛風出外此時合府內外等人皆得了信小儒叫過一名家丁預備小轎去接穩婆



又分付各處神前點齊香燭眾家丁答應分頭去了內裏靜儀洛珠以及巴氏人等俱走了過來烏壓壓的擠滿一地少頃穩婆已到伏伺紅雲上盆未交半個時辰小兒落地穩婆道恭喜太太姨奶奶添的是位公子房內人眾均上來給方夫人道喜此時天色已明外邊王蘭等人亦趕着小儒道賀小儒歡喜異常內裏方夫人邀請靜儀等人到自己房內坐下單有洛珠一人在房低低的笑道恭喜你添了少爺將來後福無窮從今可有了指望了紅雲微微睜開雙睛笑了聲道多謝姨奶奶金言一點點血泡子算得什麼不知將來是何結局那裏就有指望不過在這門裏生下個兒子可以稍望出頭我這兩年罪也受盡若是有血氣的人久經死了其所以留戀者不過指望生下或男或女即可死心說到此問不由得眼圈兒一紅弔下淚來洛珠忙道這又何苦來呢今日是你的喜事切莫傷心我也去替你養息着罷產後最忌的勞神生氣紅雲道承你關切待我滿了月親來叩謝洛珠連稱豈敢遂起身出外隨後蘭姑也來坐了半會紅雲涎起前情復又悲傷蘭姑着寔安慰了一番方回方夫人房中見左右無人便道我看紅雲妹妹產後

甚爲虛弱明日須要叫老爺請個醫家來看看纔是還有件事要求太太恩與妹妹爲人太太是深知的一味好強爭勝不肯讓人上次因雙喜的事他背說甚爲懊悔不及無如本已成舟甚難挽回那一股悶氣鬱在心頭怎生消散有時提起來還咬牙切齒的痛恨這是太太明見生來好強的人平空跌了下來他素昔又口角尖利人總不喜歡他難得有個把柄縱不好當面嘲笑那裏背後沒有一言半語沒說他自家聽見就是我們聽得也覺慚愧所以他逐日的閒氣受在肚內早已成了病症又怕人笑他遷事總強打精神的去幹未免一日累似一日我久經知道沒有敢在太太跟前說太太不信問蟲姨奶奶就明白了如今又在產後血氣衰弱再加的氣苦那可不是要的適纔我在他房內見他狠有兩分病與他說說好解着悶兒他又尋出多少傷心的話來說不過總爲的前次棧由雖說太太而今待他照常一樣總怕人家看不上他我倒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須要請太太作主老爺自然行的前年我有了森哥兒蒙老爺太太恩與代我請下誥封那時妹妹就羨慕的了不得現今他已生下哥兒太太也照例請分誥封與他可以



一喜歡病即好了太太縱不可憐妹妹太太還看哥兒分上方夫人聽說點頭道你的心事我已盡知不須細說紅雲我若不喜歡他也不勸老爺收房無奈他太鬧的不成話說連我總不放在眼裏我纔申飭他的目下我看他甚爲愧悔又生了哥兒我亦沒有兩樣心看待少停我同老爺說叫他趕着去辦大約他滿月的時候都可到了說着便起身同了蘭姑親自來看紅雲見紅雲倚在床上面如白帟一般那額顛上的汗津津欲滴原來紅雲夜間與小儒在院落內談心受了點風又有平時的氣苦鬱結在心適值產後身虛即添了病症起先倒不覺得與洛珠蘭姑兩人多說了幾句話又不免傷悲現在只覺一陣陣頭暈兩眼昏黑心內說不出那般難過方夫人見紅雲如此形容亦吃了一驚忙問道你此刻覺得怎樣紅雲聽得方夫人說話勉強睜眼氣短聲微的道又累太太來看我此時心內寔在難受頭暈眼花好似駕雲一般只怕我是不能好的了說着那床內新生的哥兒哇的哭了一聲紅雲用手指着床內道這是老爺的一點骨血要求太太撫養成人我即死也瞑目紅雲說到此處早哽咽不能出聲那額上的汗益發多了方夫

人聽說亦甚酸心忙忍住淚痕反笑道好好的因人何說出這些話來一點點年紀倒慮後的亂想將來過到七八十歲又怎麼呢快別要歎氣自己保重要緊我已請老爺代你請下誥封大約不日就到從今你就是一位太太了將來哥兒長大再代你請一重封誥你的後福長多着呢不要胡思瞎想把條小命兒送掉那可犯不着你靜養片時自然就爽快了紅雲道蒙太太萬分恩典至死不忘我倘然好了多叩幾個頭罷現在蘭姑與房內的衆丫頭聽紅雲說得傷心無不涕淚交流紅雲又道太太請回房罷別在這裏受這些污穢氣味叫我分外不安方夫人亦恐紅雲過於勞神遂道我少停再來看你好孩子你信着我的話包你不錯使同蘭姑回轉自己房內却好小儒回後方夫人說知適纔的光景小儒忙到紅雲床前問長問短分付今夜多派幾名年老僕婦進來上宿又在方夫人處賸過兩名大了頭來伺候此夜小儒即在蘭姑房中歇下次日一早起身將梁明喚進叫他多帶銀兩趕着進京去代紅雲請封頌要早去早回不可耽擱梁明應了下來自去收拾起程小儒又叫人去請了幾位有名醫家過來看視均說產後身弱



血少兼之平昔鬱氣傷肝恐難調治刻下無碍在彌月前後大要留神小儒聽了分外愁煩惟有多請名醫遍求良藥而已方夫人聞衆醫所說亦甚驚心靜儀等人也過來詢問總說紅雲的病十分危險恰恰又在產後恐難保命洛珠道我看紅姨娘爲人過於精明各事不肯退後依着他的性格兒就要說到人前做到人前一點兒沒有隔碍他纔稱心呢天下那裏有十足的事大不過在人家做個偏房罷咧頭一着即輸與人了我每次勸他口裏雖答應着我心裏總不肯服輸倘然有個長短亦是德命中註定這也是做偏房的榜樣叫人看着傷心洛珠說到此處不禁眼眶兒一紅人衆聽了皆默然無語不便答話蘭姑笑着走過來與他打諢道你說紅妹妹過於精明恐沒有大壽我看你也算精明呢你却無災無難貓狗兒似的洛珠不待蘭姑說完便笑着啞了一口道你好呀枉口白舌的咒我當着你家太太在此是個見証我若有點參差你沒想活着罷蘭姑把舌頭一伸道我久仰姨太太的手段敢在太歲頭上挖土麼使一逕去了引得房內人衆多大笑起來各自起身回後到了三朝小儒替哥兒取名寶書又雇了一名奶娘下來勉

強又請了幾天客自此小儒每日請了醫家來代紅雲診治恨不能一藥即愈無如服下藥去如石投水有時好幾日有時歹幾日鬧得合府人等日夜不安甚至小儒到各處許愿酌神如染魔一般王蘭等人怕小儒急成病症百般的替他寬解恰值今日相離紅雲滿月只有三天梁明已從京中回來接例請下五品封典相巧日內紅雲的病減去幾分日間亦可支撐看下床略爲梳洗和人說說話兒人衆見了稍爲放心梁明見小儒請過安將公件送上小儒道你狠辛苦了下去歇息着罷梁明又問了紅雲的病方纔退下小儒喜孜孜的捧了話封如飛的回後先說知方夫人隨即來至紅雲房內見他正靠着粧台叫一個大了頭通頭六兒在旁逗着奶娘手內哥兒扑笑紅雲那一種消瘦形容令人可憫那裏還似以前的百媚千嬌只落了一張黃皮包着幾根瘦骨小儒走近前笑道恭喜你請的話封已回來了我特地送來你看你可別焦心罷日前做的那些衣服叫六兒檢點出來後兒滿月是要穿的再見王太太送你那串碧霞犀朝珠倒狠好的就用他罷紅雲聽說話封已回不由心內一喜兩頰微動喘吁吁的道狠費了你的心了改



日再謝我今日也算這府中一個正經人了縱然暫時即死亦可無恨  
又回頭望了哥兒一眼道不意我生下你來倒沾了你的光輝若不是  
你可別想今生抬得起頭說着又不禁心酸淚下小儒本意來討他個  
歡喜不料紅雲反說出這番話來心內又急又苦呆瞪瞪的望着紅雲  
一言不發正在沒開交處見方夫人與靜儀人眾均進房來小儒趁勢  
退出一面走一面歎氣道我看這個人是難得好起來了隨便甚麼東  
西到了面前他總有一場氣苦平時他最忌諱的而今死字總不離口  
所說的話皆是少年人不宜之語倘有長短却如何是好想着不禁掉  
下淚來信步亂走忽然對面來了一人彼此一撞把小儒狠嚇了一跳  
抬頭見是五官忙笑道沒有撞痛你罷你怎麼也走到這裏來五官笑  
道你倒問得我奇怪沒說你走的急從撞了我反問我走到這裏來難  
道這個地方只派你走麼小儒定睛一看已至覽餘閣前便笑了一笑  
五官又覷到小儒臉上細望小儒道你不認識我麼五官笑道我看你  
眼睛紅紅的沒是被太太打了出來的小儒笑道放屁多分你日日挨  
打纔知道人家甘苦五官却明知紅雲病重小儒又在那裏傷心故意

逗着他說笑的又道我正來尋你同者香兩人今早畫了一幅山水甚  
爲得意請你們品評去看有什麼毛病說着扯了小儒往叢桂山庄去  
了裏面方夫人等在紅雲房內閒話了半晌亦各散去過了一日正是  
紅雲癩月之期先一天內外即定下戲酒遍請親友是日張燈結彩甚  
爲熱鬧紅雲亦早早抽身梳洗已畢按品的穿戴起來先向家神祖堂  
前行了禮然後請靜儀人眾過來叩謝又與方夫人行禮忙了半會早  
喘做一堆洛珠即推他坐下道姨太太歇息罷可知你的病纔好就是  
禮數欠缺些我們也不好怪你靜儀接口道可不是呢昨晚我即同大  
姐姐說明今兒可別要姨奶奶勞動我們改一天再見禮罷偏生他又  
東拜西拜的這多是大姐姐不體恤他方夫人笑道我怎能叫他不  
行禮呢你可錯怪了我衆人再看紅雲雖然瘦弱得可憐今日穿戴起來  
倒也穩稱一位宜人身分此時紅雲喘已稍定即道我病了將近一月  
累得太太們逐日到我那裏看視今兒難得好了理當叩謝怎生怕我  
勞動起來又見奶娘抱着哥兒出外給人衆行禮衆夫人均各有所贈  
見哥兒打扮得粉團花簇似的無不喜愛皆爭着抱了頑耍紅雲道奶



娘可帶了哥兒去別要撒下尿來污了太太們衣服奶娘應答過來抱着哥兒回後早有家丁們上來伺候擺席又分付開鑼演戲方夫人向紅雲道這裏有奶奶代你陪客你別要聽着鑼鼓鬧得心內怪煩的蘭姑道好妹妹你回房去罷外邊總有我呢你勞碌了一早快去躺會兒歇息着紅雲亦不能久坐起身與人衆告罪又重托了蘭姑照應方纔回房內外直鬧到更鼓方散小儒回到紅雲房中見他早經卸了裝束斜倚在床上小儒挨身坐下問道你今兒覺得怎麼連我好好的人開了一天頭目都有些泔泔的紅雲道我此時胸前微微疼痛想是晚飯多喫了一口今兒蒙太太的情早問叫我回房來了隨後我也沒有出去若支撐到這時候還了得麼你也該乏了早些去睡罷明日早些過來我有話和你說小儒又坐了半會即仍回蘭姑房中歇息次早尚未起身見六兒忙忙的走入道老爺快點起來姨奶奶不好得狠太太早已過去叫我來請老爺再吩咐外邊的人請醫生去呢小儒聽說嚇得人都站在紅雲床前問視靜儀等人見小儒進來全行退出惟有洛珠

被紅雲一手死緊攏住不放却喘作一團不能言語好在洛珠昔日與小儒常見面的縱不迴避無碍小儒忙問是何原由方夫人道他下半夜忽然遍身發燒汗流不止天明竟暈了過去六兒趕緊來通知我們來的時候纔甦醒過來又喘的不能說話你要快催他們去請醫生來究竟有碍無碍我看這光景是不大狠好呢小儒聞說又見紅雲如此形容不禁潸潸淚下急轉身出去少頃陪了醫生進來夫人連忙退出洛珠也要想走低低的道醫生來了我不便在此少停我再來知道你和我有話說呢紅雲點點頭方鬆開了手洛珠只好避入床後早見小儒與醫家入內診了脈小儒仍陪了出去洛珠復到床前問道你有什么話說此時方夫人等又進房來見紅雲喘已稍定未曾開口先哽咽了一回又叫奶娘將哥兒抱到面前道蟲姨奶奶我是不能好的了只可憐寶書甫經彌月即要離娘我沒有別的牽挂只有哥兒這一條腸子拋撇不不要望姨奶奶念平昔待我甚好我雖死後總感激你今兒當着太太在此將哥兒過繼了蟲姨奶奶你只當多養了一個兒子姑念他襁褓無娘沒有收成的孩子我也不怕太太和奶奶見怪的話纔



滿月的孩子怎麼累起太太來奶奶有了森哥兒又有府中事務恐怕照應不到所以纔望托聶姨奶奶說着即在枕上點了兩點頭似作叩首之狀洛珠聽了早經淚如雨下顫微微的答道你只管放心哥兒交代我就是了現在滿房的人總是見証我若將你的哥兒與我的兒子有兩般看待日後即不逢好死你快放開心自家保養那裏就會死呢方夫人與蘭姑亦齊聲道我們總好好的看顧書哥兒你儘管放心前日那般病勢吃兩帖藥也就好了你可別要愁煩紅雲搖頭道此次非前番可比總有神仙妙藥也難醫我這不治之症蒙老爺太太恩典代我請下誥封哥兒又好好的我死也值得正說着小儒又進房來對方夫人道適纔眾醫家說今兒來勢危險大要子細總因身體太弱氣血素虧成了血暈怕的日內總有變動服藥無功叫我將那件東西小儒說到此處掉頭望了紅雲一眼不覺傷心淚落不忍再往下說紅雲即將靈托洛珠照看哥兒的話說知小儒道尚要望老爺念他無娘孩子善爲撫養成人在泉下多要保佑你們的小儒此刻滿腔的話不知從那裏說起却好洛珠見紅雲同別人說話悄悄的走開小儒走近榻

前握住紅雲雙手惟有一哭而已但見紅雲長長的嘆了一聲兩眼望上一翻又暈了過去嚇得小儒連聲叫喚方夫人與蘭姑也圍攏來看視未知紅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七十三回

西冷野樵著

紅雲示夢託孤兒

洛珠婉言求幼女

却說紅雲二次又昏暈過去慌得小儒與方夫人等皆圍在床前低聲叫喚有半個時辰方緩緩醒轉六兒早取了一碗開水過來小儒親手捧到紅雲口邊紅雲搖頭不飲此番雖然醒轉人問他的話只有點頭不能言語可憐小儒捧着一碗水撲簌簌的淚下不止方夫人忙將小儒扯過一旁道我看他今晚總難得過去你別要儘管傷心快去叫人端整他的後事要緊不要臨時慌手慌腳的小儒點頭隨即放下水碗轉身向外叫過幾名家丁分頭辦理又重托五官照料一切少停衆家丁陸續回來各事辦得齊全此時內外早點了燈火小儒又趕忙進來將走到紅雲房前只聽得內裏一片哭聲小儒早嚇得魂飛天外匆匆走入見方夫人蘭姑皆在那裏掩面哭泣地下衆丫頭僕婦俱靜悄悄

的站滿一房小儒分開人衆到了床前見紅雲早已穿齊衣服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口中只有一息呼吸而已小儒一見如萬箭攢心抱住紅



雲放聲大哭紅雲忽然睜開二目望了小儒一眼雙睛一翻頓時氣絕把個小儒直哭得氣咽喉乾槌胸跺足方夫人等亦啼哭不已又恐小儒過於悲傷反止住淚痕和蘭姑一齊上來解勸外面房內靜儀等人得了信莫不慘傷紅雲小小年紀短壽而死方夫人又叫奶娘抱着哥兒跪在地下送他生母歸西說也奇怪哥兒纔喫過乳的亦哇哇的哭個不止又將滿房的人引的傷起心來洛珠因鬧了一天身子有些困倦即回到自己房內歇息正欲朦朧睡着見紅雲衣服齊楚的走進房來對着洛珠福了一福道早問拜托之事千萬不要忘却我與你從今好別過了說罷轉身即走洛珠忙起身前來拉他不意腳下一絆猛然驚醒却是一夢一翻身怔怔的坐了起來只見玉鸞忙忙的進來道陳府裏紅姨奶奶將纔沒了太太早經到了那邊奶奶也好過去了洛珠聽說紅雲已歿不禁一陣酸心淚下趕緊來到紅雲房中恰好小儒已被玉蘭等人勸了出去洛珠走返床前不免一場痛哭又暗暗的說道你適纔陰靈到我房中作別無非不放心哥兒況且你家太太奶奶亦不是無情的人又有我一力承當包管用心撫養你哥兒成人長大替

你掙氣你放心去罷早有蘭姑上來勸住洛珠今夜府中人衆是不能睡了擇定次早入殮所有一切喪中儀制均按照五品官人資格早將紅雲對過下房打通開來停放棺柩殮後小儒又不免撫棺一番慟苦幸有王蘭梅仙五官三個人輪流的百般勸慰又催着他通知寶徵兄弟起先紅雲生了寶書小儒即發了信去此時將紅雲已故的話亦寫下兩封書函專人送往上海安徽兩處現今寶焜已升署鳳陽知府單說洛珠回到自己臥房痴痴的坐着思想紅雲如此年輕竟成短命雖然生下個兒子亦是空歡喜一場他將哥兒不托自家的人反交代與我亦因我平素待他好又知道我生性爽直倒也虧他有此眼力但是陳家的兒子又有嫡母在堂我怎好夾在裏面去照應不是多事麼若說不問又負了紅雲一番囑托思前想後不禁焦燥起來忽見靜儀攬了蕙貞進來洛珠忙起身讓坐又抱了蕙貞坐在膝上頑笑了半會見政清同着奶娘走進房來猛然得計即叫奶娘帶着姐兒和哥兒好好的去頑耍我同太太說話呢遂將座頭挪近了一步笑向靜儀道我有件事要與太太相商太太却不要惱我紅雲將他的哥兒重托與我太太





大也在那裏聽見的彼時我怎麼好不應許他此刻細想諸多不便既有陳太太是個嫡母又有沈姨奶奶我這外姓人夾七夾八的在內裏領帶他家哥兒可不是笑話麼縱然陳太太們不怪我也不像句說話若置之不問俗說只可允人不可允神神與鬼總是一般既允許了他怎麼好後悔呢又將紅雲臨死的時候陰靈前來作辭的話細說一遍道我却想了個盡善盡美的情節在此要太太允許了我方纔可行靜儀笑道你應許了死鬼不得過身又想推到我身上來難不成叫我領他那血泡孩子去麼可知你不能我也不能我和你總是外姓人呢而且蕙貞有奶娘帶着闖或鬧了起來我尙沒法領孩子的本事我真正沒有除了這句話我都可應許你洛珠亦笑道太太說的什麼話與其請太太領他倒不如我領帶了太太既說過應許了我却不能改口我想蕙貞今年三歲長他家寶書不過兩年不如將蕙貞許配寶書況且老爺與陳大人是極相契的再結了兒女姻親更外合宜我想老爺是沒有不應承的只要太太作主從此寶書做了我家女婿我們因他無娘前去領帶即是正理還有一說太太只當政清是自己生的將蕙貞

給了我罷此事總要太太成全想紅雲在暗中亦感激不盡又起身對着靜儀福了兩福道太太若不應許我惟有跪求了說着即欲下拜靜儀忙一把扯住道快別要如此總可商量心內却甚不愿意因寶書既是庶出又是個纒滿月的孩子尙未卜如何若論陳王兩姓聯姻門楣正合陳太太爲人又寬厚和平蕙貞做了他家媳婦倒沒有苦吃洛珠見靜儀沉吟不語臉上有不悅之色便又道太太的心事我亦可猜着一二想因寶書甫經彌月又沒了生母不知將來可能成人我看紅雲爲人亦無甚大過在生不過口角鋒利好占人先他已將自家壽數折盡成了夭亡他生的這孩子却是陳大人的骨血現在徵少爺焜少爺總發了科甲森哥兒又極聰敏不能寶書偏偏不中用麼况蕙貞自幼品貌安舒不是個沒福的孩子只要他福分深厚寶書將來自會成人勝似父兄亦未可定再則蕙貞雖然是太太生的總是自家人我也不肯將他終身大事當作兒戲太太只管放心不須疑慮靜儀聽洛珠一番話倒也近理又轉念一想道我既有心成全他家孩子天總要保佑他易長易大何況女兒家雪花般命隨夫貴賤只要門戶相當其餘亦





可不必深謀遠慮遂改了笑容道好在你說過將政清同我換了蕙貞他既是你女兒隨你怎麼去做須要你先去知照沈姨奶奶一聲必得他家前來求親纔是洛珠見靜儀已允好生歡喜忙道自然要他家先來求親難不成我家女兒控與他家麼說着只見政清和蕙貞手挽手兒進來洛珠便一把抱過蕙貞道太太說把你給我養了從此你就在我這邊罷我也不疼你兄弟政清本來生得乖巧見洛珠抱了蕙貞他卽笑嘻嘻的一頭滾入靜儀懷內道娘既說不疼我又有了姐姐我有太太疼呢我今兒就跟了太太回去把個靜儀喜的眉關眼笑攙住政清道好乖兒子你娘本說同我換的我明早把姐姐穿的吃的總給了你罷兩人同一雙兒女頑笑了半回時已二鼓靜儀卽叫奶娘各帶了姐兒哥兒去睡自己亦起身回房次早洛珠梳洗已畢便來尋蘭姑細說此事蘭姑聞知亦甚欣然道你既如此存心看顧他的哥兒想紅雲妹妹在陰司裏亦可放心若兩府聯姻我可保一說必行王太太既肯將蕙貞許給寶書難不成我們的太太倒不愿意麼少停我去回明太太再來覆命洛珠先行回去蘭姑隨卽到方夫人房中將洛珠的話

回了一遍方夫人聽說亦歡喜非常道承王太太與聶姨奶奶一番好意真正難得遂叫請了巴氏過來托他爲媒巴氏到了靜儀這邊一說便允晚間小儒王蘭回房得知此事更沒有話說兩家擇定三日後先行下聘洛珠卽於次日過來與方夫人說明將寶書連奶娘一併搬到他套房裏去以便早晚照應又親自帶了蕙貞到紅雲靈前拜禱道我已將蕙貞許配你的兒子你想該早經知道從此寶書卽是我家女婿我理當撫養所幸未曾負你之託你可安心在泉下罷晚來方夫人與蘭姑親送寶書到洛珠房內又請了靜儀過來當面拜托一番蘭姑笑着拍了洛珠一下道前日說我有心咒你倘有參差我就沒想活着可知我最胆小的由那一天卽愁到今兒了如今我和太太將寶書交給與你雖說是你家女婿亦是我家的兒子你須格外用心撫養若哥兒每日多哭這麼一聲我可是也不依的呢洛珠亦笑着啐了一口道你別害臊罷你有森哥兒呢這句話可知你說不起我前日倒饒了你過去今兒還來編派我好歹總由你口裏說待我擰破了你的嘴皮纔沒有事便起身來擰蘭姑的嘴蘭姑抱着頭一溜烟笑着去了方夫人亦



笑了笑起身作辭回房自此洛珠逐日關心貼己的撫養寶書以重紅  
雲之托又派了一名年老誠實的僕婦幫同奶娘領帶蘭姑早將哥兒  
的月費及奶娘等人一切用度按月支送過來起先靜儀原不肯收反  
是洛珠止住道太太若不收他家的倒覺生疎了沒要陳太太疑心我  
們後悔起來靜儀見洛珠執意要收也只得罷了單說小儒自紅雲死  
後日間雖有王蘭等人陪着他說笑晚間回後燈前月下不免觸景傷  
情又想起去歲紅雲那番光景雖然是他自家不好究竟他也沒有做  
出什麼不尷不尬的事來我大不該和他冷落他的病根即由此起想  
到此間分外對他不過只有遍請僧道設醮諷經多方超度江素馨得  
了信亦親自前來祭奠到了百日以後即在慧珠坟畔買了一塊地暫  
行厝放待日後回里再議盤歸祖塋安葬這日正坐在那裏出神見家  
丁取了兩封書函進來小儒接過見是伯青二郎從浙江寄來的忙拆  
開伯青的書函來看無非叙說別後多日及考試浙省一切風俗情形  
外有單致五官一函重重封固又看到二郎書中說到鳳鳴兄弟一節  
小儒笑道楚卿還要我見他一分人情鳳岐的功名却也虧他成全倒

是巖華榮這畜生無端的撞入網羅天假楚卿代劉蘊報仇可見天理  
循環並無漏網內有小黛的一函是致方夫人的外有土宜各物小儒  
叫家丁照數查收好生款待來人即袖了小黛與五官的兩函先行回  
後見方夫人正同蘭姑閒話小儒將小黛來函交與方夫人蘭姑也走  
過來觀看方夫人見馮太太添了公子却也歡喜又見送了許多物件  
笑道承他美意還記望着我們回頭向蘭姑道你明兒亦要配幾件禮  
物回送他家哥兒小儒道等你們想定送什麼物件我再寫回書便轉  
身向園內來尋五官剛走到紅香院前見滿院芙蓉開得十分姣艷不  
由的感動前情即信口念道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余完  
一陣心酸淒然欲淚便呆瞪瞪的立在芙蓉花前不住長吁短嘆見王  
蘭從花外一步步走來道小儒清早即在這裏賞玩帶露芙蓉倒也雅  
致你手內是甚麼書函那裏寄來的小儒道是楚卿伯青由浙江寄來  
書中尚有附致你的一函不過些通套話兒少頃取來你看這是寄與  
五官的你看層層封裏不知其中有些什麼要緊的話是怕我們偷看  
所以我親自送與五官偏要看看說的什麼王蘭道我也隨你去兩人



使一齊到了叢桂山庄跨進院門但見五官撩衣揜袖一手持着個金絲罩兒在院落內和跟他的兩個小童在滿草內掏蟋蟀王蘭笑着踩足道這麼大的孩子尚要淘氣不用忙蟋蟀了伯青有信來了快來看罷五官抬頭見是小儒王蘭兩人笑着將罩兒交與小童放下衣袖邀他兩人入內見小儒手中有封書函果是伯青寄與他的卽拆開從頭細看小儒道書中有什麼事故可說給我與者香聽着五官看過摺在桌上道什麼事故呢也值得如此千包萬裏的你們要看自家看去我也懶得說王蘭忙取過與小儒同看上面寫着他在浙江情形又叫五官各事總要保重身體不可大意說了又說諄諄囑咐王蘭笑道伯青向來卽有些鬼婆子氣難道五官是個十歲八歲的孩子不知顛倒麼我們日日相見倒不會照應他偏要他在千里以外巴巴的寄這封書來小儒道你倒不要埋沒了伯青好意遙想他的府報內尚沒有這般寫的細緻你別要只顧數說王青也不怕五官多心麼五官臉一紅笑道你們數說他與我什麼干涉小儒而今亦學着會刻薄人王蘭又起身走近桌前觀看五官近日所畫的物件又見窓畔一順兒擺了無數

的蟋蟀盆子王蘭意在用手揭起一盆來觀看五官忙走過來雙手按住道你別要亂動昨日纔捉了一個大頭蟹青十分鋒利將來好同人去鬥彩呢你把他驚走了我可是不依的小儒笑道五官真有些孩子氣一個蟋蟀兒也值得如此鄭重人衆正在說笑忽見有人上來回道外面來了個姓賈的叫做賈琴官一個叫徐齡官還同了什麼蘭官春官魯兒玉兒一千人說由京中到此特地來尋五爺的五官聞說忙請他們進來原來這賈琴官等六人均是當日在福慶班與五官同夥的人自從傅阿三回家之後卽將他們過於別家班內又唱了兩年戲他們多長成了在京中頗有聲名手內亦積聚了若干因受不慣人家的約束使各出少許賞財合夥領班取名六艷堂因他們是六個人爲首近日傅阿三打聽得魯道同父子業已罷黜回家京中沒了對頭又領了一班人復至京都開設戲館取名小慶福內中有個唱小生的名喚桂仙是梅仙同時的人却比梅仙少了幾歲當梅仙出京的時候隔了一年桂仙亦被個京中官兒贖了身去後來這個主兒死了桂仙復又出來唱戲却值傅阿三進京卽邀了他去大凡是喜新鮮的居多覺



得桂仙的色技竟駕於六人之上他們遂別了一口氣出京想起五官現在南京不如投奔他覓個安身之所此時小儒王蘭俱問明五官情由亦久聞他六人的聲名早見有人領了他們進來果然一個個如花似玉總在五官肩隨上下的人品五官見他們已到迎下階來彼此執手問好五官又說知小儒王蘭在內琴官領頭一齊上前請安小儒笑吟吟的欠身道你們沿途辛苦了坐下來好說話王蘭亦道我們這裏可別要拘形跡你們不見五官麼還有一個你們前輩金小癩也在這裏我們總是彼此以字相稱毫無拘束今兒却不在園內往祝府去了琴官等人見小儒王蘭語言和藹可見金柳兩人依棲得所也不枉我們今番到此一場遂一齊告坐小童早送上茶來小儒王蘭復細看人衆果然名不虛稱未知琴官等六人前來作何安置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獨占花魁

美玉兒細談根底

西冷野樵著

話說寶琴官等六人由京中來投五官却好小儒王蘭亦在叢桂山庄見琴官面若朝花身如弱柳覺眉宇間有一股秀色包含在內徐齡官年齒與琴官彷彿真乃眼凝秋水眉蹙春山腮邊兩個微渦不言自笑生成的柔情媚態令人相對心蕩神馳再見蘭官春官松兒等三人各有姣妙不分軒輊六人中惟玉兒年紀最小另具一種嫵稚之氣使人可愛可憐小儒王蘭兩人不約而同一齊暗暗叫好道他們真不愧六艷之稱難得天生尤物聚在一起五官即問琴官道你們好好的在京中領班也狠下得去因何約齊了到南京來做什麼呢玉兒便插口道柳哥哥你不知道我們那個怪物師父進了京麼他來的時候又想我們到他的班子裏去是我執意不行誰知他記了仇恨又團了一班人叫做什麼小福慶我最恨京裏那些人沒有開過眼兒說甚麼小福慶而今要壓倒六艷堂了我聽得怪愜氣的便攛掇着琴官等人前來投



你柳哥哥我想到處總可安身難不成離了京中我們就沒有飯吃麼我最性急的你柳哥哥可肯收留我們麼你說一句兒我聽着好放心人衆見玉兒說得爽快有趣不禁多笑了起來琴官忙止住玉兒道隨便甚麼話你總要插嘴只圖你說得快活可知柳哥哥還沒有懂呢遂將始末根由及他們出京的來意細細對五官說了一遍玉印又在旁拍手道可不是呢我也這麼說呀不過你說的婉轉些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兒五官聽琴官說完沉吟了半晌遂笑對小儒道我們這園子裏空屋甚多不如將他們留下再團幾個人做個內班嗣後各府裏有了喜慶事就可不到外邊叫班子去你看可使得麼王蘭不待小儒開口即先自叫好道狠使得你沒有說着我就想到這裏連他們的住處我多想下了最好在奪艷樓那裏地方又寬大又離着你與小癩的住處相近班子裏該添置甚麼行頭甚麼腳色你與小癩做主就是了況且那奪艷樓三字正合六艷堂的名目以廝他們初到南京這六艷即爲我輩所奪小儒聽說亦點首道他們既遠路而來投奔五官焉有不留之理至於配搭腳色須要斟酌若似外面班子裏不論老少只圖人多倒反沒趣不如每行只要兩人預備唱戲的時候替換着演扮不喫力罷咧雖說配搭的腳色趕不上他們六人亦要不差什麼好在我們留着自家唱的也不到外邊去就是缺一兩行腳色配搭不上亦不妨的王蘭道小儒却想得到總之交代五官同小癩去辦他們看得上的人都可配搭齡官聽了忙道我們來的不止六個人呢一共約有二十餘人和我們總差不多的年歲出京之時本說定到了南京如可安身仍在一起不則他們亦有去處的要說腳色有了他們也不少什麼了王蘭道既是你們同來有許多的人分外好了我叫人打掃奪艷樓上下房屋去你們今兒即可搬了過來玉兒聽得此地肯留下他們又打掃園子裏讓他們居住先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回身笑問齡官道起先我進來就愛這園子裏的房屋怪曲折的即想到我們住在這裏就好了偏生留下我們來這麼一座園子也狠够我逛了齡官亦笑道你別要興頭過分了又要惹琴官說你好多話況且園子裏太太們時常要下來的那裏容得你我亂走玉兒聽了臉一紅道你說的甚麼話難道有了琴官兒不許我開口麼小儒笑道玉兒不須性急明天我分付他們



不到園子裏來讓你多逛這麼幾日可好又叫擺了酒飯款待琴官等人小儒士蘭也在這裏吃了飯罷琴官等起身作辭小儒即派了幾名家丁同琴官等到船上去發行李箱籠各物便與匆匆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內裏衆人聞得自家園裏有了班子莫不喜歡到了旁晚琴官等已全又領着那二十多個孩子過來見小儒王蘭請安小儒細看人衆皆是妖冶動憐甚爲喜悅即叫五官同了他們到奪艷樓去安置琴官等六人在樓上居住其餘孩子們多居於樓下小儒又撥了兩名家丁過來領班如有需用什麼物件你們到上頭領價下來添置每月班子裏的月費亦照數去領我知照奶奶那邊添上這一款兒就是了安排已定回到後面蘭姑正陪着方夫人在房內閒話見了小儒進來即問道問得班子的人總來了我們過一天須要唱回戲看看倒底他們怎麼好法據你所說較之平時傳進來的班子高多着呢小儒笑道你們忙什麼既留下他們來原是唱戲的這幾日他們初來多少物件尙未安置得定我已想到出月初旬叫他們進來唱一回戲我做東道請你和太太可好麼你們早早的備下賞錢罷小儒又問到二郎那

邊送些什麼物件你們查點出來我好打發來人回去蘭姑道昨兒我和太太已預備了禮物無非是送他家哥兒的東西遂分付媚奴將開的禮單取來送與小儒過目小儒接過來看了一遍自去寫就書函一致伯青一致二郎又重賞了來人的路費打發他次日一早動身過了一日梅仙從祝府回來趕着過去與琴官等人相見即說到桂仙身上梅仙道他也不算個人麼我們在京的時候同夥中也沒有人理他因他相與的總是一班沒行止的人後來不知那裏冒出一個瞎烏珠的部曹官兒代他贖了身去據聞鬧的醜聲遠近皆知如今他也浪充起正經人來可別叫我笑話罷玉兒聽說鼓掌大笑道我的哥偏生今兒纔會見你我若早知道那小忘八的底細還容他在京中立脚麼雖然我今兒聽見你說了也覺得心內快活些梅仙又問了問京中近日的光景從此梅仙五官兩人早晚總在這邊幫同琴官等人安排一切隔了數日小儒即叫進他們來唱了兩天戲誰知這六艷堂聲名播傳出去本地紳衿人等皆備帖過來相借小儒回不過的處在只得叫他們去敷衍一番人人稱贊處處叫好多說諸人中惟琴官爲最琴官本來爲



人和平雖不願意的所在他總可勉強耐應其次即推齡官圓融只有玉兒他生性驕傲稍有不合當面就叫人過不去人又恨他又愛他縱然玉兒在喜悅之時人總不敢去和他十分親近是以愈顯得琴官好了加以色技雙佳人竟以小花魁呼之外面一傳十十傳百的甚至寶琴官三字無人知曉提及小花魁沒有人不知道的後來借班子的人家愈借愈多小儒厭煩起來爽性一家不借推說他們有病不好出外唱戲人家見小儒不肯也就罷了暇時小儒和王蘭來到奪艷樓上或央琴官清彈或叫齡官演唱漸漸將思念紅雲的心腸冷淡下來光陰迅速轉瞬臘盡春回正是二月春和時節一日小儒飯罷信步往奪艷樓來尋琴官閒話走進院門見那班孩子們在台基上踢球見了小儒進來多一齊走過請安又爭着入內報信小儒忙叫住道你們只顧踢球頑耍我到樓上看琴官兒去有個孩子道琴官齡官玉兒多在樓上王大人也在裏面呢小儒點點頭舉步進內只見王蘭和春官在明間裏對坐下棋蘭官松兒均伏在桌上觀陣松兒指着一角道這塊棋腹背受敵怕的不能活呢王大人要子細小儒笑着走近道你們好樂呀

蘭官回頭見是小儒忙同松兒站過一旁春官亦立起身來小儒道你們不要動我上樓去一走少停也來和你們看一盤兒又對王蘭道我在各處尋你不着那知你躲在這裏王蘭正拈着棋子在手沉吟便道你先上樓去我就來今兒我也沒見過琴官的面據他們說在上面有事呢不許人去瞧他因此我纔沒有上去的小儒聽說轉身上下扶梯到得樓中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俱無琴官的房門掩着小儒只道他午睡方欲舉手推門忽見窗櫺內透出一縷煙來並非蘭蘭却是旃檀香氣小儒甚為詫異即躡着腳輕輕走到窗外隔着碧紗向內一望見琴官端然拱立在桌前桌上明晃晃的點了一對絳蠟爐內着焚檀香當中供了一件東西是紅帶疊成的上面隱有字跡又見他側身下拜口內低低的禱告小儒將耳朵貼在窗上多聽不明白暗忖道這孩子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事看他這般恭敬模樣又不是伴兒戲的典故琴官拜禱已畢起身在桌邊取過一包紙錢在地下燒了又長長嘆了一聲紛紛淚下小儒看到此處分外不解忍不住咳嗽了一聲推門而進琴官正站在桌前傷心猛聽得有人進來狠嚇了一跳急忙將供在桌



上的東西收起揣入懷內正待發作來人抬頭見是小儒不禁臉一紅將點的蠟燭吹熄又將香爐推過一旁勉強笑着進前意在請安被小儒一把攔住道日前已經說明我們天天要見面的切勿拘於形跡反教我們不好常到你這邊來說着便拉着琴官坐下道我來了好半會兒見你焚香點燭的在桌前拜禱未便驚動究竟你做什麼琴官道我日前許下一愿趁今兒無事還了愿心免得說望着小儒笑道你不要騙我那見酬愿心的焚化昏錢多分你在這裏祭祀爲人在世慎終追遠却是正務何須瞞人呢琴官聽說方知適纔的行爲全被小儒看見料想隱藏不過未曾開口先嘆了口氣道我也是好人家子弟那裏好意做這唱戲的買賣亦係出於無奈人家子孫替祖事榮想父母在泉下何等風光我們而今幹了這下賤事業可知祖宗不是下賤的怎好忘了父母生身養育之恩不過憑着這一點誠心聊申孝意琴官說到此處不由得又流下淚來道我提起來即要傷心又要說罷我的心事惟有齡官與玉兒他兩人知道齡官今日身子有些不爽還睡着呢你停一日問他們去就明白了小儒見琴官顏色慘傷不便再問難得有

齡官等可詢終久總要知道的何必惹他悲苦便用別話岔開又坐了半會見他總覺懶懶的遂起身道齡官既然身體不爽也該請個醫家來診治我看看他去琴官送到門外被小儒再三止住方回房去小儒卽向後樓來看齡官剛走到明窗裏聽得房內有人說話探身一望見齡官倚在床上上下身搭着一條大紅錦被玉兒光着頭坐在床沿上代齡官拍打着兩腿上身穿了一件銀紅薄棉短襖下單水綠底衣却散着柳牌兒足下趺着一雙藕黃三鏡滿堆雲履越覺得眉目如畫令人可愛口內嗚嗚嗚的與齡官說話齡官面朝外睡見房外人影一幌卽推玉兒道你看誰來了多分又是松兒想嚇着你頭呢玉兒忙跳下床沿走出來見是小儒笑道陳大人來了因何輕悄悄的走來聽我們說話幸而沒有說出你們什麼來小儒笑着走進道我因玉兒素來嘴壞怕的背後議論我們長短特地來聽着的偏生又被你看見了齡官亦一翻身坐起意在下床小儒急上前按住道聞得你身子不爽別要起來涼着倒是睡着說話很好的齡官笑着告了罪仍然躺下小儒親自代他蓋上了被卽一躡身在玉兒的地方坐下早有跟齡官的人送上



茶來小儒即問齡官有何不爽齡官道昨晚脫去大衣在樓口與玉兒多站了一刻似覺身上寒凜起來今早兩腿酸痛四肢無力想是受了寒風適纔有累玉兒代我拍打了一回覺得鬆快了些小儒道現在天氣雖日漸溫和究竟是有毒初的時候或寒或燥最宜保重何況你門身體生來柔脆又初到南方水土尚沒有服得慣更易生病你可要醫家來診看我吩咐人請去齡官忙搖手道我最怕吃那苦水兒準備多餓這麼兩頓明天自會好的小儒又笑向玉兒道你不要光着頭鬧頑意兒若凍了腦袋停刻就要癩頭痛了玉兒笑道我道我道不妨不比齡官兒粉嫩似的身子風兒雨兒多受不起半點兒我在北邊感日的凍着也不覺得小儒與齡官閒話了半回即問起琴官將纔的事故他說問你和玉兒總知道的他有何麼末了心愿如此瞞人玉兒聽說了聲道說也話長他這樁心愿從未給人說過裝他看得起我與齡官將前後隱情曾對我們細說琴官自幼即沒了父母只有兄嫂與他生母馬氏在堂他父親在世亦是讀書末成在本地一個大家訓蒙過活馬氏本是大家使婢出身因他父親彼時尚未有子送與他作妾誰知進了門他

嫡母即生了他哥子後來生下琴官纔及周歲老夫婦相繼而亡不料狠心哥子妬忌他的生母在家終朝打罵馬氏吃苦不過在他父親靈前大哭一場拋了琴官另行改嫁琴官還虧他嫂嫂撫養到十歲哥子即將他賣入班子裏日久聞得他生母已故只有當日他父親討馬氏回來時有封庚帖尚在琴官身邊緊緊收着每每的背着人取出哭拜一番如見他生母一般逢到時節他即早一日齋戒沐浴焚香點燭的祭奠連我們都不去看他這件事他最秘密的今兒相巧被你聽見不能隱瞞纔肯叫問我們的小儒聽說連連點頭道這麼說起來琴官尚是個孝子却也可敬何妨立個木主與這封庚帖供奉在一處亦可早晚點一炷香兒倒不好麼玉兒道他在班子裏唱戲今東明西那有定所立了木主反覺得累贅不如一封庚帖便於收藏而今到了園子裏又是人家的房屋更不便立木主了小儒道那倒無碍明兒你對他說叫他請個木主就供在樓上我最不忌憎這些事況且他既有如此孝心益發要成全他的纔是齡官在床上亦點首道玉兒你將陳大人這番美意告訴了他讓琴官好歡喜着免得逢時過節的祭一回哭一回



玉兒跳起身道我就告訴他去齡官道你忙什麼我要茶吃好兄弟給一盞兒與我罷玉兒也不保齡官竟忽忽的向前樓去了齡官恨道這孩子沒良心他有了病我日夜的伏伺他不離床前半步今兒他連茶都不肯給我吃說着即便掀開被欲自己起來小儒道你睡着罷便在桌上倒了一盞茶送到床前齡官忙欠身接過笑着啣了小儒一眼道別要把我折煞了現在我病病痛痛的小儒笑道這又算什麼呢將茶鐘接過仍放在桌上轉身見齡官上身只穿着薄棉鴨哥綠緊身小襖外單珍珠皮元色比甲腰內束了一條淡紅色絲兒下穿月白底衣臉上略略黃瘦了一層眉無微顰眼波斜溜分外皎楚可人小儒看到情濃不覺脚跳道你身上薄薄的兩件衣裳又不蓋被若再涼着更外難受使代齡官將被往上提了一提又握住他雙手道你指尖兒多凍小了還要掙扎看起來晚間須要多蓋一層出身汗就可好了齡官見小儒握住他雙手又低聲悄語的和他說話不禁臉暈紅潮迴眸一笑忙洒脫了小儒的手便道若被玉兒那促狹小蹄子看見又要說多少話兒小儒聽說反不好意思起來亦隨着齡官笑了一笑正欲起

身早見土爾和琴官等多走了進來琴官即至小儒面前道將纔聞玉兒所說心感不盡只好容圖後報罷說着眼圈兒一紅意在下拜小儒忙雙手挽住道你休得如此使人不安難得你一片孝思誠為可敬明兒你即立起木主待早晚侍奉以盡你報答之心王蘭聽了茫然不解便扯住玉兒道問原由玉兒細說了一遍此時連蘭官等人多知道了王蘭亦點頭稱贊不已又問了齡官的身體人正欲坐下見家丁上樓來回道纔纔打聽得雲大人奉了恩旨起用前赴浙江沿海一帶察看塘工不日即至南京小儒聽了笑向王蘭道在田今番來得甚巧又有一場團聚也好教他瞻仰瞻仰我們六豐堂的人王蘭聞說亦欣喜異常便拉了小儒與忽忽的下樓去尋五官梅仙兩人說知此事未知雲從龍此番重到南京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七十五回

雲制軍奉命再巡工

馮太守貪功重黜職

西冷野樵著

却說雲從龍自請假回了河南昇屆一年期滿從龍的意見仍  
假一年携眷到南京來與小儒等人暢聚一番誰料浙省沿海一帶塘  
工當春潮之時甚為吃緊本地督撫連忙飛章入奏請旨與修以防秋  
汛恐臨時更難措手李文後聞知此事即奏請起用雲從龍前赴浙省  
一帶巡看塘工便宜行事況上次漕河潰漲自雲從龍督工修理之後  
至今永慶安瀾毫無水患不如仍派該督前往浙江督辦沿海塘工俟  
告竣後再行來京內廷見了此摺甚以為然恰值從龍假期已滿即降  
恩旨着雲從龍速赴浙省辦理一日從龍奉到廷寄不敢怠緩即忙收  
拾行裝帶了婉容小鳳等人先回南京將家小安頓再往浙江此時從  
龍是奉命巡工大員沿途各地方官迎送不絕所以南京久經得了消  
息在路非止一天今日已抵南京合城文武諸官皆出郭十里遠遠迎  
接塵船泊了碼頭從龍即與婉容小鳳坐轎直奔新宅子裏來隨後眾



家丁等人亦押着行裝進城到了園門小儒等接進從龍彼此見面各道契闊王蘭即趕着將琴官等人來此的話說了一遍從龍聽說亦甚欣然早有五官帶着琴官等六人與二十多個孩子前來與從龍請安從龍見了贊不絕口笑向衆人道我離此一年有餘你們園子裏如此興旺真使滿園的花柳增妍可恨我今番不能過於耽延即要赴浙未免令人惆悵事畢又要入都陛見不知可能再到南京尙幸在此猶有數日羈絆我竟要狠狠的樂這麼兩日何可使你們獨占羣芳令春光笑我王蘭聽了拍掌大笑道在田真是解人明日我即備東道先行請你小儒笑道者香又忙起來了明日在田還要答拜合城各官沒有空兒不如後日爲始我們輪流代他洗塵以十日爲度料想也不致悞了他的假期從龍點頭稱善裏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婉容小鳳見禮入座細談別後情形說到紅雯身故婉容小鳳亦大爲傷感落珠即叫奶媽帶了寶書前來拜見小鳳忙用手接抱過來摩撫了一回哥哥生得品相清奇將來必成大器紅姑娘有子如此可以瞑目無憾即在身畔取出兩件小小金錠做哥兒見面禮婉容亦有所贈方夫人笑着欠身

道了謝又分付將後進打掃出來讓婉容等安置行李箱籠物件兩外忙忙碌碌整鬧了一日纔算調停綺紅文琴早育綠鶯等一干下頭約了去說笑次日從龍答拜文武各官又親到祝府請見祝公程婉容亦同了小鳳到江素馨那邊去了一躺隨後祝老夫人帶着素馨同孫兒夢庚親自過來答拜方夫人即留下素馨盤桓數日現在婉容所生之子取名雲鶴與各家一班小公子們差不多的年歲皆個個生得英奇韶秀晚間小儒回後與方夫人商量仍在留春館前搭設戲台中間用一重綉幔隔開以便東邊款待從龍西邊衆位夫人因班子裏人少分不開兩處來唱我們已約定十日內輪流作東你們最好也備下公分請了雲太太罷雖然雲太太常住在這裏你們總要請他的若另起爐灶又費一番周折方夫人聽了亦以爲是即叫綠鶯去請了蘭姑過來說知此事兩邊的酒席須要格外豐盛再分付廚裏十日後統共擺兒上來領價蘭姑答應自去料理陳府衆家丁得了信即忙着連夜將留春館收拾停當又去通知了領班的家丁來日早間小儒即約了從龍過來內裏方夫人等亦邀着婉容小鳳到留春館內家丁們早



擺開酒筵東邊一席是從龍首座小儒王蘭梅仙五官相陪西邊兩席是程婉容首席方夫人洪靜儀江素馨沈蘭姑相陪次席是小鳳首座洛珠巴氏錦箏相陪早見琴官戲官上來給人眾請安先到了從龍面前呈上戲目從龍讓了一回點了一齣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將戲目呈進方夫人笑向婉容道玉兒這孩子今年纔十四歲戲唱的甚好我們將他叫進來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婉容道他去唱倒不好麼婉容聽說即分付叫玉兒進來了頭們忙將簾子打起玉兒搶步上前又給眾夫人請了安垂手站立一旁婉容看着玉兒笑道這孩子却生得討人喜歡怪道陳太太誇獎他你平時合手的是什麼戲就唱什麼我們不點了玉兒連連應答側身退出一時台上開了鑼今日琴官等人俱抖擻精神各獻所長真乃响遏行雲香生舞袖從龍等又見了舞不喝采兩邊席上一齊鼓掌賞來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復又接唱晚來兩邊正席上只點了數支絳蠟却在左右十圍內以及戲台口全用白玻璃燈點起那燈影迴光照到席前益發明如白晝直至更鼓以後方散一連四五日這從龍道我們天天唱戲甚屬無趣今兒叫他們

在席前坐着彈唱豈不另有風味小儒等亦稱有理即叫琴官齡官春官同一班大孩子們在東邊蘭官松兒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在西邊不用鑼鼓只用箏笛一顧兒在席前坐下眾人吃着酒聽着他們彈唱又賞下幾桌酒來就叫琴官等在十圍內聚飲到了第十天從龍強着復了一日東道酒至半酣將琴官等人叫上每人賞了若干物件席終即分付隨行眾家丁各各料理明日一早起身小儒等亦因從龍欽限在身不便深留從龍回到後面與婉容說知明早登程小鳳已將應用各物檢點齊全方各自安睡次日黎明從龍即起身與人眾作辭帶着眾家丁直至碼頭早有在城諸官前來候送從龍一一辭謝上了船即分付揚帆南下走了八九日工夫今日已至浙省地界此時馮二

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因他在湖州府任上聲名甚好適值杭州出缺冷桓即詳請二郎署理聞得從龍已至二郎也隨着各官出城迎接祝伯青亦考到杭州府屬從龍登岸先去答拜撫軍然後即來相會伯青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却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彼此見面略叙寒暄遂寬去大衣邀入內宅細談別後衷曲從龍即說到南京



擺開酒筵東邊一席是從龍首座小儒王蘭梅仙五官相陪西邊兩席是程婉容首席方夫人洪靜儀江素馨沈蘭姑相陪次席是小鳳首座洛珠巴氏錦箏相陪早見琴官戲官上來給人衆請安先到了從龍面前呈上戲目從龍諫讓了一回點了一齣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將戲目呈進方夫人笑向婉容道玉兒這孩子今年纔十四歲戲唱的甚好我們將他叫進來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就隨他去唱倒不好麼婉容聽說即分付叫玉兒進來了頭們忙將簾子打起玉兒搶步上前又給衆夫人請了安垂手站立一旁婉容看着玉兒笑道這孩子却生得討人喜歡怪道陳太太誇獎他你平時合手的是什麼戲就唱什麼我們不點了玉兒連連應答側身退出一時台上開了鑼今日琴官等人俱抖擻精神各獻所長真乃唱過行雲香生舞袖從龍等人見了不喝采兩邊席上一齊放下賞來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復又接唱晚來兩邊正席上只點了數支絳蠟却在左右十圍內以及戲台口全用白玻璃燈點起那燈影迴光照到席前益發明如白晝直至更鼓以後方散一連四五日這日從龍道我們天天唱戲甚屬無趣今日叫他們

東洋  
所圖

在席前坐着彈唱豈不另有風味小儒等一外稱有理即叫琴官給官春酒同一班大孩子到在東邊戲官橋兒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在席邊不用鋪設只用筵席一圍兒在席前坐下衆人吃着酒聽着他們彈唱又賞下幾桌酒來戲官琴官等在十圍內聚飲到了第十天從龍強着備了一日東道酒至半而將琴官等八叫上每人賞了若干物件席間分付隨行僕家丁各各料理明日一早起身小儒等亦因從龍飲酒在身不便深留從龍回到後面與婉容說知明早登程小鳳已將應用各物檢點齊全方各自安睡次日黎明從龍即起身與人衆作辭帶着衆家丁直至碼頭早有在城諸官前來候送從龍一一辭謝上了船即分付揚帆南下走了八九日工夫今日已至浙省地界此時馮二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因他在湖州府任上聲名甚好適值杭州出缺冷桓即詳請二郎署理聞得從龍已至二郎也隨着各官出城迎接相商考到杭州府屬從龍登岸先去答拜撫軍然後即來相會伯青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却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彼此見了面略敘寒暄遂寬去大衣邀入內宅細談別後裏從龍即說到南京



琴官等人伯青道我前月接到者香來函說及此事他書中甚為誇讚在田今番是目睹過了究竟如何好法不妨說給我與楚卿聽着從龍笑道不愧者香來函稱贊那為首的琴官等六人果然無匹即其餘的一班孩子們也各有好處總之琴官等六人與小癩五官兩人比較起來覺他兩人不能專美於前那六人亦不肖甘讓於後二郎不待從龍說完即躍足道偏偏我與伯青纔離了南京他們即有此樂處真令人可羨可恨伯青三年任滿回都覆命即可便道南京一睹其盛我在這浙省不知那一年纔能回去呢伯青笑道楚卿不用着急我倒有個盡善的方設開得憲任杭府不日可至你仍要回湖州本任的相巧在田奉命巡察塘工你且暫緩回任就托他奏請你隨工効力事畢你總有升賞那時趁便告他一年半載的假回到南京任憑你怎麼樂去二郎聽了喜歡異常即起身對着伯青深深一揖道多蒙指教我那裏還想什麼升賞只要有個巧宗兒讓我回南京一躺就好了又回身向從龍施禮道一切仰賴在田成全我總感激着你們從龍笑着搖手道且緩且緩你雖說不求升賞既然隨了我去俟工程告竣以後總有一案大

大的保舉何能獨把你丟了這麼一來你豈非公私兩益這般好事由是却不能便宜了你當着伯青說明楚卿怎生謝我二郎即笑着立起來道卑府既蒙大人肯於提携只求大人明示卑府無不遵命從龍道伯青你聽聽這樣尖刁話兒甚覺可惡伯青笑道本來在田不好堂堂一位欽差大臣怎麼索謝來你既先開賄賂即難怪楚卿和你尖刁三人說笑了一回從龍便轉身作辭二郎亦回自己衙門次日從龍去與撫軍商量揀選了幾名熟習塘工的人員即有二郎在內連銜奏請隨工差遣又一面飛咨浙閩督臣前來會辦恰好憲任杭府到了二郎忙着交代已畢即另備公館安頓家眷自己亦趕着料理行裝好隨從龍赴工不數日奉到批摺着如所請從龍遂會同撫軍擇吉起程帶了隨行各員先由就近沿海一帶塘工次第巡去又派了各員分頭察看何處宜修何處宜堵俟稟覆上來再行核辦隔了一日各員紛紛進呈條說又繪了各要害地方的圖本前來此時督撫諸臣均在工次大家商議定了章程即連銜具奏并申報開工日期及動撥各庫帑銀應用又逐段派員雇募民夫督工興修從龍亦往來工次巡察諸人勤惰話



分兩頭單說二郎自派了工段便開工辦理又審度地勢高下修築每日不不上千名的民夫各執所事按部就班的去做且沿海塘堤多半石工又要傳集工匠人等況這麼一場大工隨來各員無人不思從中撈摸總設法的寬展時日雇來的民夫以少報多的開支上去在所不免惟有二郎一人恨不得立刻告成既不肯從龍重托又可遂了自家的私愿見同工各官如此懈玩不禁焦燥起來暗忖道他們的居心惟愿辦個三年五載纔遂他們的貪欲我怎生忍耐得下去不若我趕着辦理不由得他們也要隨着我振作想定主見便分付督工的多雇民夫再加工價賞發須要不分晝夜的趕趕又自己冒着風雨終日在工次巡察見有怠緩的即刻究責真乃賞罰嚴明絲毫不苟誰知小人們另具一付肝腸他却不想雖然日夜趨趕較別段的工價雙倍有餘而且又有賞發只記恨着二郎不容他們偷懶雖三三兩兩的在背後怨聲不絕及不敢不遵隨道惟有一味的只求速成全不審地勢鬆緊及工料堅固督工的亦因二郎催的急促也只好將就了事二郎又與水利一事不甚了然况此時存了個欲速的念頭見他們齊心追趕指日

工夫十成八九心內好生歡喜這日二郎早起帶了兩名貼身家丁赴工巡視到了旁午時候忽然西北上遠遠起了一片烏雲轉瞬漫延到面前佈散開來隱住日色旋又風聲大作天色分外昏黑竟有欲雨之勢家丁上來請回公所以避風雨二郎怒道我若走開這些民夫必然也去避雨今日開工未完的地方被雨一淋定見倒塌你快去知照他們在未雨之先速速搶成只要封了頭就不怕雨了格外多加賞號家丁見二郎發怒不敢再回即忙着去取雨具過來伺候先分付督工的曉諭各夫知道頃刻那風聲愈急雨亦隨至竟如瓢潑盆傾可憐那些民夫人等見二郎向站在堤上如何敢去避雨只得直挺挺的在雨裏挑築費了無限氣力挖起一方土來未到堤前早經淋盡就是那新砌的石工被這急雨一衝亦東倒西歪不禁人人齊聲叫起苦來二郎縱有雨具遮蓋着無如雨勢甚猛遍身皆濕現在雖然是初夏天氣風雨沿身十分寒冷亦覺支持不住再見堤下工匠人等被雨淋得如鬼魅相似心內着寔不忍便叫家丁傳話人衆暫且躲避片刻一俟雨止即行前來補做不得誤事說罷帶着兩名家丁轉身下堤去了工匠等人



聽訖好似遇赦一般齊齊胡哨了聲一闕而散二郎回到公所換了衣服進 點飲食早已黃昏時分少停飯畢掌了燈外邊風雨越發狂大二郎坐在江窓前呆呆的出神聽那空林怒吼簷溜奔騰竟有些害怕起來又記望着未完的工程眼見得這一夜過來前功盡棄向不知這般大風大雨一下到何時方止引起滿肚愁煩又勉強坐了半刻正欲去睡陡然聽得外邊如天崩地塌的一聲響曉二郎狠吃了一嚇霎時又聽得四面人聲鼎沸情知工上出了事故正待喚人出外探聽忽見督工的匆匆進來一問道夜來北風催着潮水陡添四五尺高將今日未完的工段沖開有十數丈寬連隣段總震動得甚屬可危現在潮水多漲進堤內附近居民紛紛逃避各段大老爺們均到了工上在那裏督率民夫多方搶護特來請示如何辦理二郎聽完直嚇出一身冷汗連連跺足道這却怎麼了偏偏此刻風雨小了下來若再候這麼一會兒工夫即可保住這不是天老爺與我作對麼外面早將報事的快馬備了幾匹伺候二郎急帶着衆家丁飛身上騎直奔工次遠遠見堤上燈火密如星斗搶護的工匠人等一片聲吶喊再聽那水聲潺湲宛若江翻海沸

四野居民呼兒哭女悲號甚慘二郎在馬上頓了一腳自恨道多是我辦理不妥累了這些百姓受此無辜之災又怎麼對得起在田委任的 一番美意即加上一鞭到了堤前慌忙下騎早有毘連隣段的各員圍攏上來與二郎相見有的和他商議如何趕緊搶護也有埋怨他不該貪功求速致有今夜意外之變又有妬忌他的正遂了他們的心愿却從旁冷一句熱一句的半譏半笑二郎此時亦無暇與衆人分辨忙走近沖開的地方一看果然有十數丈寬闊那堤外的水如滾銀瀉玉的一般直流入堤內又值長潮之際水勢分外兇猛二郎見了束手無策嘆了聲道縱能搶築起來亦有應得之咎何況這般滔滔水勢從那裏下手不如去與在田商酌看他有何計較不過拚着我這知府丟掉了罷天就蹋下半邊來也沒有事遂叫家丁仍帶過坐馬亦不與衆人說知卜了騎即向從龍行轅而來此時天色已明從龍在行轅久經聞報狠吃了一驚聞二郎前來即請入內裏相見會了面便問現在情形若何二郎細回了一遍從龍聽說半晌無言道此番將你奉請督工効力倒反負累你了連我都有了處分你的處分不問可知所幸本督督撫



均因開工興修告成尙需時日俱各回衙門去了我猶可代你彌縫一二總之碰你的運氣罷二郎笑道在田直至今日尙非真知我者我前在淮安即不以功名爲念難道目下我又換了個馮楚卿麼你切不可顧念私情須憑公辦理不要惹外人說你與我舊交袒護着我背地計議出什麼長短來那倒不是你累了我却是我累你了從龍點頭稱是即傳話外面伺候赴工看視二郎亦隨着同行不多一會到了工次各員早來迎接從龍下了轎親到堤上見水勢已平一則因風雨皆住二則潮信已退不過暫時之水非秋汛可比從龍稍爲放心便吩咐各段夫匠且停挑築均來搶修這沖開的堤口若待潮信重來將下面根腳刷鬆那就難於收拾自己亦坐在堤前監工人衆見從龍在此無不踴躍爭先約有兩個時辰早將堤口堵閉即是夜潮再至亦可無碍從龍復切寔叮囑了一番方回行轅又將被水居民着地方官查明妥爲撫恤此處工段另派了隨員前來接辦即將二郎撤去差委然後行咨督撫會銜奏次日二郎過來作辭先回杭州聽候發落隔了數日從龍奉到諭旨據該督等奏參本任湖州府知府馮寶貪功債事咎有應得

着卽革職姑念前在任所尙知操守所有糜費堤工銀兩加恩免其賠繳至該督等自請議處一節着毋庸議從龍卽函知二郎二郎得了信卽進來說知小黛打點擇日起身小黛平時亦是心胸曠達的人又聞得要回南京仍與衆夫人合住倒也歡喜忙着與穆氏料理行裝一切准備登程此刻杭湖兩府的百姓聞知二郎罷官而去莫不嘆息幾個有頭臉的紳耆多約齊了前來相送到了二郎臨行這一日俱齊集河干拱候二郎與衆人謙遜了一回方登舟揚帆而去單說雲從龍自參去了二郎恐怕各員內再有疎虞就當不起遂派了兩名誠寔可靠的隨員往來稽查又親自不時的赴工梭巡各員皆知二郎與從龍至好尙且執法參奏又深悉從龍爲人鯁介毫不徇情衆人俱兢兢業業的小心辦理直至七月中旬所有浙省沿海塘工全行告竣陸續稟報上來從龍均一秉至公親收工程一面出奏普慶安瀾又將各員分別保獎并動用各項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辦理已畢便起身到杭州來候旨却好途次與伯青相遇伯青早知二郎候工被參的情由笑向從龍道楚卿本意原欲工成回南京一行而今却遂了他的心愿只未免罷官



而回令人難處幸而他素昔名心尚淡遙想倒沒有什麼過不去從龍亦笑道據你這麼一說我倒不是忝了他倒是成全了他楚卿豈不要感激我麼竊恐他此時背後恨得我什麼兒似的呢兩人談說了一回因均在途次不便久停彼此分別而去從龍到了杭州適值奏摺已回保獎各員悉如所請本省督撫諸臣俱各加三級交部從優議叙雲從龍着來京陛見另有恩旨從龍見了即趕着收拾北上暫且不提再表二郎一日已到南京即叫衆家丁仍押着行李等件直向繪芳園來自己與小黛隨後亦至小儒王蘭早得了信齊來迎接裏面方夫人等亦接進小黛仍將舊住的一進宅子打掃出來與小黛安頓二郎與衆人見過了禮小儒等人先爲抱屈又安慰了一番反是二郎談笑自若道當日到淮安府任即屬意外之得後來因事降改我即想終身不出山了誰知前日蒙李相荐舉又荷聖恩浩蕩不棄菲材命守湖州原欲在這數年中解組歸田恰值在田來辦海堤工程又是我情願隨他前往的我就想由此乞退那知一夜風雨堤工崩裂這是我自貽伊戚與人何尤況在田奏忝分所當然安能以私廢公從此我拋去這微名竟成

閒雲野鶴任我遨遊又何必整日的在那名利場中混來混去引人入俗而且你們在南京朝歡暮樂令人羨慕不已我初聞在田所說即想暫時歸來纔遂心願而今竟如我所欲不過棄去的是身外浮名與我毫無損益我馮楚卿仍是馮楚卿的本來面目你們沒以爲我怨恨在田我寔在要感激在田呢王蘭聽了先拍桌叫好道楚卿雖在名利場中走了一番却未沾染着半點習氣真不愧我輩中人二郎即扯了五官起身道我們到尊艷樓去我已聞名日久今日既回了南京倒要看看琴官們是何等樣人我纔放心小儒王蘭亦同了前來方走過紅香院前即順風聽得那一派笛韻悠悠揚歌聲溜曉使人心醉進了門見一班孩子們都坐在階上溫習平時所唱的曲子見人衆走入即忙起身迎出五官使指着二郎道這一位馮大老爺就是我們常說那綽號美二郎的衆孩子們聞說多笑了笑一齊過來向二郎請安二郎一面拉住衆人又回頭笑罵五官道你這促狹鬼時常的要打趣人我這混名還怕他們不曉得麼偏要你提益黠注的說出來明日我也替你編個混名兒叫叫纔快活呢五官笑道你儘管編去我決不像你多心怪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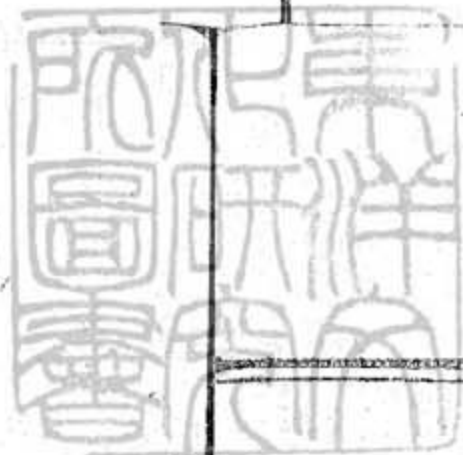


的彼此說笑着已至樓下琴官等人亦得了信趕着同下樓來與二郎相見二郎看着人衆惟有點頭稱讚而已王蘭道明兒我做東道請你看戲你此時見了他們就讚好不絕再見他們做戲你還要讚不絕口呢原來日前小儒和王蘭商議就在樓下假山前面砌造了一座戲台以便平時宴會如有喜慶等事或女眷們要唱戲再向裏面搭台次日王蘭即吩咐擺了酒席代二郎洗塵衆人均坐在樓口正對戲台果然看得十分明白少頃開了鑼每逢一人登台二郎即叫好一次又將浙省帶來的綢緞分賞琴官等人直至更鼓方散接着小儒梅仙五官輪流請了二郎內裏衆夫人亦備了戲酒替小黛接風忙忙碌碌早至中秋節卜瑣碎煩文毋庸細述這日二郎早起信步來尋五官閒話又欲折幾枝丹桂回去插瓶賞玩到了叢桂山庄見跟五官的小童上來道五爺同金大爺到琴官兒那裏去了二郎即掉轉身向奪艷樓來走進院門只見玉兒和一班孩子們在院落內捉迷藏頑耍恰值玉兒當場見他用一方大紅汗巾扎在臉上東西兩邊亂摸那些孩子們或前或後的藏躲猛抬頭見二郎走進人衆正欲上前招呼二郎忙搖手止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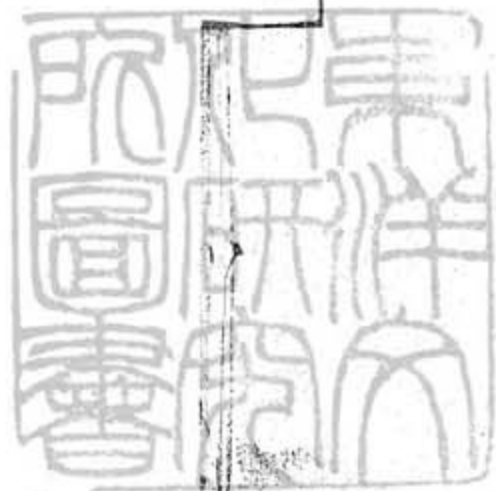
看玉兒這般形像不覺好笑玉兒聽得身旁有人笑着即順手一把抓住除下汗巾見是二郎不禁笑了起來道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今兒我真晦氣倒當了好幾次場了難得將你抓住誰叫你來的你替我當場罷遂不由二郎分說將汗巾代二郎把雙眼札好在背後推了一下道你好好的摸去別要碰到柱子上碰起老大跣踏來我却不管說着自己亦躲了開去那些孩子們見二郎當場多笑個不了二郎站在院落中笑道這個買賣倒有兩十年不幹了今兒待我試試看又叫着玉兒問道你可在場麼別要你躲開了使我摸不着玉兒道我怎麼不在場你摸就是了二郎聽得玉兒在一旁說話即搶步上前來抓他慌得玉兒跳了開去那些孩子們也忙着躲避不迭分外笑聲不止此時梅仙五官同着琴官等人亦伏在樓口觀看見二郎在院中亂跑亂摸均大笑起來正喧鬧之際小儒王蘭亦走了進來小儒笑道楚卿你怎麼好同一班小孩子們在這裏混鬧可不是笑話麼二郎趁勢兩手將小儒王蘭抓住道摸着兩個了即用手解下汗巾摺與玉兒道隨便你叫他們那個當場去我也不管了便一逕走入樓下坐着喘息小儒王蘭同



那些孩子們也笑着入內梅仙等人亦下樓來五官笑向二郎道我却不知道你還有這般好手段停刻我同小癩和你三個人捉迷藏去二郎搖頭道饒了我罷不過摸了兩轉你聽着我倒喘不了若再去摸一會兒可不要睡下來摸麼引得小儒等人復又大笑只見家丁取着一封書子進來回道江西二老爺那裏有人來了說着將封函呈上小儒接過見是仁壽的筆跡連忙拆開觀看未知陳仁壽來書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乙  
八  
存  
之  
內